

## 《螢火蟲之墓》的多重書寫： 戰爭記憶的重塑與轉化

◎ 阮文雅\*

### 摘 要

高畑勳執導的動畫《螢火蟲之墓》其影響與知名度甚至超過了原作野坂昭如的小說《螢火蟲之墓》。每年八月接近終戰的日本全國暑假期間，這部動畫便透過電視媒體重複放映，一為紀念戰爭結束，二來也企圖喚起人們對戰爭的記憶與省思。

動畫片中 14 歲的少年清太與 4 歲的節子在戰火中失去了父母，努力想靠自己的力量在焦土與廢墟中存活卻活活餓死的悲劇，讓多少觀眾鼻酸，而一度收留兄妹卻又冷嘲熱諷的阿姨也因此落入典型虐待孤兒的惡繼母角色框架中。2005 年為終戰六十週年紀念所製作的電視劇版《螢火蟲之墓》，將主要人物換成戰時的這位阿姨，為成人立場提出了戰爭時無餘力的辯護，也更凸顯了戰爭時人人自危的殘酷面。

相對的，小說原著作者野坂昭如曾在戰爭中搶奪妹妹的食物，後來妹妹因營養不良死亡而留下了難以抹滅的創傷經驗，因而在作品中交織出清太愛護節子的一幕一景，譜出作者對妹妹的輓歌。作品中的阿姨僅為遠房親戚，她對兄妹倆的冷淡無情，似乎也含有作者對年少的自己給予心靈懲罰的意味。

個人對戰爭的記憶，往往經由媒體轉化為集體的記憶，而《螢火蟲之墓》的文本與情節鋪陳型塑了戰爭迫害下無力的孩童形象，對戰爭發出控訴。而弔詭的是，無論是高畑勳亦或野坂昭如，都曾經發言表示，作品成為賺人熱淚的戰爭孤兒的經典敘事作品，並非他們所樂見。《螢火蟲之墓》經過了多重的書寫與再現，其中的敘事層面亦可能脫離原作者的意圖架構。本發表擬將《螢火蟲之墓》轉譯中發生的意識與無意識的異化詳細釐清，並由各種書寫方式所呈現的戰爭殘酷面向出發，探討戰後日本對戰爭的集體記憶如何一再地被重塑與轉化的過程。

**關鍵詞：**螢火蟲之墓、野坂昭如、高畑勳、井上由美子、集體記憶

---

\* 本文 98 年 11 月 9 日收件；98 年 12 月 26 日審查通過。  
阮文雅，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

## Various Adoption of *Grave of the Fireflies*

Uen-ia Juan\*

### Abstract

The animation movie *Grave of the Fireflies* directed by TAKAHATA ISAO, is no doubt a worldwide famous representative work. The first motivation of which is, first, in memory of the ending of war; second, to recall people's memory and thinking of the war.

In the animation, the 14-year-old early youth, Seitai, and 4-year-old Setsuko lost their parents during the war. The tragedy that they strive for surviving from the ravages and ruins but they finally dies of hunger makes viewers feel sad, and the character of aunt, who ever take the brother and sister in, however gives them sarcastic words, therefore becomes a typical frame of orphan-abusing bad step-mother.

In memory of the six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NTV produced TV opera in 2005, and the major characters was changed into the aunt, this change not only offers a defense from an adult people's point of view, for that during the war, everybody has no remaining strength of caring others, but also further stresses the cruelty of people's situation of merely caring themselves during wartime.

Comparatively, Nosaka Akiyuki, the author of the original novel has ever deprived his own younger sister of food in the insufficient period of war, afterwards the sister died of undernourishment, which left an irremovable wound to Nosaka's heart.

However, the most incomprehensible thing is that, both of Takahata Isao and Nosaka Akiyuki, have ever expressed that, they by no means wish to see that this movie becomes such a touching descriptive work of wartime orphan story. After an adoption and re-production, the creation *Grave of The Fireflies* has driven out from the original structure composed by the original author, from some descriptive levels. Furthermore, the article will research how the post-war Japanese group memory to the war is being re-built and transformed by the media.

**Keywords:** *Grave of the Fireflies*, Takahata Isao, Nosaka Akiyuki, Inoue yumiko, group memory

---

\* Received: November 9, 2009; Accepted: December 26, 2009

Uen-ia Juan, Department of Japa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Soochow University.

## 一、歷史與記錄

### 1. 戰爭的集體記憶

戰後約莫過了二十年，1967年野坂創作了小說《螢火蟲之墓》<sup>1</sup>。二十年後的1988年，高畑勳製作出動畫《螢火蟲之墓》，又過了將近二十年，2005年日本電視台製作了電視劇，由井上由美子執筆劇本，作為戰後60年的紀念。

戰後60多年過去了，曾經參與戰爭的世代年歲老大日漸凋零，這也彷彿帶來了一種恐慌，不知戰爭的新世代，對戰爭的感受模糊且冷淡。於是每年的8月15日，日本電視台將《螢火蟲之墓》的動畫，與許多戰爭的紀錄片，軍人的證言等一起重複播放。也使得《螢火蟲之墓》成為帶有戰爭體驗記憶的動畫。事實上，1967年這部作品完成後，引起許多同世代讀者的共鳴<sup>2</sup>，許多人都將此作品看成作者的真實體驗，把14歲的少年清太直接等身視為作者野坂昭如。野坂昭如自己也感到這種傾向，他在許多隨筆都提到，在作品中其實參雜了許多虛構的部分，這些虛構的謊言成為了自己沉重的負荷。

換言之，作者以個人部分經歷為藍圖創作小說，然而在小說出版後，讀者加上自身的戰爭經驗，匯結成龐大的集體記憶。而這分對戰爭的集體記憶，不僅讓小說被定位為反戰文學，在想像中無限貼近真實的戰爭體驗空間；其所被建構起來的真實紀錄性甚至反噬作者的道德良心。

接下來的文本經過媒體的轉化與操作，不停地在現代豐富了觀眾的戰爭想像，同時更不斷地建構過去。此論將探討媒體的轉譯過程中，登場人物的主體性所產生的變化及戰爭記憶如何在現代一再地被重新建構的相互作用關係。

### 2. 經驗與虛構

在作品中，清太對妹妹節子懷抱著一種獻身式的愛，護著節子逃難，瞞著節子母親逝世的消息，在節子夜晚哭泣惹來未亡人的責備時，背著

<sup>1</sup> 初出為1967年10月《文藝春秋》，並獲得第58回直木賞。

<sup>2</sup> 此篇作品受到與野坂同年代的盛讚，見菊池昌典〈昭和一桁世代の反國家的原型——《火垂るの墓》と戦争体験〉（昭和十年之前出生世代之反國家的原型——《螢火蟲之墓》與戦争体験）《國文學 解釋と教材の研究》1974年12月。

節子滿山遍野哄撫；爲節子梳頭綁髮，張羅食物，強搶其他小孩津津有味啃著的蘋果來給節子，而其中最令人感動的，莫過於節子日漸虛弱時，清太心中的這一段想法：

看著抱著娃娃漸漸入睡的節子，想著把指頭割破讓節子吸吮鮮血會怎麼樣呢，不，就算讓她吸乾一根手指也沒關係，讓她連肉一起啃吧！（40）<sup>3</sup>

然而，在作品中節子8月22日死去後，清太也在一個月後死去，這個設定自然突出了作品的虛構性。此外，野坂雖然的確遭遇了6月5日的神戶大空襲，在空襲中失去了家人<sup>4</sup>，但他敘述自己對當時同爲戰災孤兒的妹妹十分殘酷，不僅在妹妹哭泣時拳頭相向，甚至搶奪妹妹的食物。這一段記憶在妹妹餓死於營養失調症後，不停地折磨著野坂。也因此，野坂表示這篇作品是對妹妹惠子的輓歌。

我希望我至少，曾經像小說《螢火蟲之墓》中登場的哥哥一樣，對妹妹那麼疼愛就好了，如今每當想到那皮包骨似的悲慘死狀我就懊悔不已，我把這份懊悔的心情寄託在小說中的清太身上。我並沒有那麼溫柔。<sup>5</sup>

一歲六個月的妹妹惠子在作品中換成了四歲的節子，能夠和14歲的哥哥維持基本的溫暖互動。整篇作品中最令人鼻酸的部份，莫過於戰災中兄妹倆相濡以沫的情感，但這個部份顯然也不外乎作者的虛構。

---

<sup>3</sup> 本文引用自〈火垂るの墓〉《アメリカひじき・火垂るの墓》，新潮文庫，1972年1月。文末之數字為段落順號。筆者翻譯。以下皆同。

<sup>4</sup> 據野坂的隨筆記述，他是在6月5日的空襲中失去了養父、養母及祖母，因此14歲的他必須要負起當時被送到鄉下避難的1歲6個月的妹妹惠子的養育責任，但有研究考據事實似乎並非如此，祖母似乎在戰爭中存活下來。參考清水節治〈戰災孤兒の神話——〈火垂るの墓〉とその作者〉〈戰災孤兒の神話——《螢火蟲之墓》及其作者〉《日本文學誌要》，1987年3月。

<sup>5</sup> 初出爲野坂昭如〈私の小説から〉1969年2月，本文引用並翻譯自〈妹の死と淡い恋〉《アドリブ自叙伝》，筑摩書房，1980年2月。

此外，對清太和節子冷口冷面的阿姨，在作品中為兩人表孀的娘家親戚<sup>6</sup>，敘事者清太在全文的敘述中只採用冷淡客觀的稱呼「未亡人」，對於阿姨令人髮指的行爲雖有描述，卻不曾提及任何不滿的情緒。事實上，她對兄妹倆的冷淡無情，明顯含有作者對年少的自己給予心靈懲罰的意味。現實中曾苛刻對待妹妹的己身行爲，在作品中一分為二，一半轉嫁為遠房親戚的惡繼母形象，另一半又讓自己化身為保護節子的溫柔兄長。

儘管文本中存在許多無法忽視的虛構，此篇作品卻逐漸脫離「故事」的框架，成為典型的反戰作品，傾向於「真實」的戰爭文學甚或原爆文學的範疇。並在動畫製作的媒體傳播力量下，告發戰爭的寓意愈發強烈，在每年終戰紀念日重複喚醒記憶，建構想像。

## 二、主要情節比較表

電視劇中所添加的情節分為兩條軸線鋪陳，一為久子的家庭，一為清太的家庭。久子與清太之母京子為表姊妹。久子的丈夫出征，左鄰右舍前來祝賀，丈夫源造在出征當日修理屋頂，被久子阻止，要他活著回來再修理。另一條軸線則敘述清太與節子在海邊眺望艦隊，父親登艦前要清太保護母親京子和妹妹節子。送走父親後節子開心在門前穿著新木屐，巧遇送走丈夫的久子一家人，大家到久子家玩耍。清太在久子及小夏面前，凜然表示以後要進海軍兵學校。久子則拿出珍貴的糖果罐送給節子。大家外出時，孩子們擠在橋上看螢火蟲，而兩個母親看著孩子們和樂的景象，約好要互相幫助渡過戰爭艱難時期。以下為小說原著，動畫及電視劇的情節對照表。

---

<sup>6</sup> 原文中表示「原本就是父親表弟妻子的娘家」，即為表孀的娘家親戚。

段落	小說原著情節	動畫		電視劇	
		有無	備註 (增添及修改的情節)	有無	備註 (增添及修改的情節)
1	三宮車站中瀕死的清太	✓	+靈魂脫體	✓	+95歲去世的久子撿骨場面，長女小夏拿起久子遺物中的糖果罐向孫女說起過往
2	敘述黑市的各種食物	×		×	回溯戰後久子與小夏到三宮車站找尋清太+站員回憶看到神戶一中的帽子知道清太與節子已死，小夏責怪母親
3	清太在車站就地腹瀉的情形	×		×	
4	漸漸虛弱後死去	✓	+呼喚節子名字死去	×	
5	站員收拾清太的屍體丟糖果罐入草叢	✓	+兩人靈魂拾起糖果罐	✓	+久子拾起裝有節子遺骨的糖果罐說謝謝 兩隻螢火蟲飛起
6	8月22日節子死亡並說明死因	×		×	
7	6月5日神戶大空襲，清太背著節子逃亡	✓	+清太對母親提醒帶藥 +母親的叮嚀+節子驚叫	✓	+清太以保護者自居的口吻 +節子對母親提醒帶藥 +清太害怕發抖但想起父親的囑託+母親給清太相片
8	逃到堤防休息清太和節子的對話	✓	+清太逗弄節子是有錢人	✓	
9	去找母親途中滿目瘡痍的街景	✓	+黑雨	✓	+黑雨+節子要找回木屐 +老婆婆口白3/10東京大空襲3/17.5/10神戶空襲

10	清太想起母親的病，母親鼓動的乳房	×		×	+6月5日當天清太巧遇小夏分遭男女同學取笑 清太深信父親的話日本會贏
11	前往小學校途中，節子小便 在小學遇見的鄰家姐姐異常親切，讓清太有了不好的預感	√	+人們慶幸死裡逃生	×	+巡警送小叔善衛回來久子關心清太一家人 +到小學出來迎接的是久子 久子阻止節子探望病重母親
12	找到垂危的母親，拿到翡翠戒指。看到其他重傷者，戒指交給節子保管，瞞著節子母親的情形，翻單槓，隔日母親嚥氣	√	對其他重傷者描繪不多 +鄰人的問候	√	+清太與久子一起瞞著節子 +久子安慰清太 +無翻單槓一節
13	將節子寄在遠房親戚家中，將母親搬到火葬場	√		×	
14	點火燃燒的情景	√		√	
15	拿到遺骨，卻不清楚是否真屬於母親	×		×	
16	晚上回到西宮親戚家藏起骨灰 看到母親事先寄來的衣物	√	+靈魂同行坐車	√	+節子未見母親大為失望 +清太交戒指給節子
		×	+安慰節子近日探母親	×	
17	搬回預藏的食物 未亡人分梅乾給鄰居 清太幫忙提水	√	+為節子收起糖果罐	√	+久子的孩子歡喜+清太自豪這是軍人幹部才有的配給+久子不悅
		×	+清太告知未亡人母親已死	×	
		×		×	

18	清太提水時看到出征士兵之妻與大學生親密景象，未亡人阿姨到處吹噓自己收容孤兒之恩	×	+和節子洗澡玩耍	×	和節子去洗澡回來路上看不到螢火蟲節子失望
19	和節子抓螢火蟲	√	+給節子糖果罐	×	+給節子糖果罐
20	寫信給父親但無音訊回 未亡人吹噓自己的兒子 給兩兄妹菜湯，給自己女兒飯粒，在廚房刮鍋巴食用	√	+女兒不好意思的反應	√	+糧食不夠久子沒吃飯，給孩子們吃，故吃鍋巴，收養孤兒被發配給的人奚落自討苦吃 貞造直接埋怨清太等佔糧食 +久子接到丈夫戰死的消息，清太出面表示這是榮耀。丈夫戰死隔日自己乘滿飯只給兩兄妹一杓菜湯
		×		×	
		√		√	
		√		√	
21	節子出汗疹 想帶節子去海邊，回憶以往和母親在海邊玩耍吃東西的情景	√	+節子不願去防空洞 +清太自己曬衣服之景	√	
22	海邊的情景 清太看到節子白色肌膚 節子看到海邊的死屍	√	+解釋最近缺鹽，靠配給	×	
		×	+和節子奔跑嬉戲	×	
		√	+節子學螃蟹走路	×	
23	清太空腹難耐，甚至把臉上的青春痘擠出白油放入口中。	×		×	



24	回程中清太看到年輕護士與母親相擁，一面覺得羨慕，一面欣賞著護士的美貌	△	由畫面無法感到清太認為護士美貌的心情 +節子任性要哥哥背	×	
25	未亡人提議拿清太母親的衣物典當換米	✓	+節子哭鬧要搶回 +靈魂清太不忍聽哭聲	✓	+清太保護節子不願去勞動 久子建議典當戒指 節子哭喊不要拿走母親戒指
26	想起母親的衣物曾讓自己驕傲，但聽到一斗米，忍不住高興地發抖	✓	+逗節子，反而惹節子哭	✓	+逗節子，反而惹節子哭
27	未亡人拿米回來，但不久又開始吃稀飯，清太抗議後未亡人提議分開煮飯。清太去買煮飯的器具，過著無所事事的生活。	✓	+清太決定分開煮飯 +節子看到過路母女 +去確認存摺有 7000 圓 +去郵局寫信給父親 +下雨買破紙傘唱歌	✓	+久子「以前吃的米是誰的」台詞 +久子建議各自煮炊，並不准清太用水洗碗
28	節子提議不再回未亡人家中 想起正好節子晚上哭鬧被未亡人罵，清太背著節子出外哄睡。 一日跟節子彈風琴玩耍，未亡人怒罵兩人為瘟神 未亡人叫他們去住防空涵洞。	✓	+未亡人家人批評刻薄	✓	久子小兒貞造生病，請節子不要再哭鬧+清太表示屋頂漏雨太吵，想給節子吃的+久子生氣冒雨去請醫生+久子開始給自己吃的多，給兩個孩子少
		✓	+清太去拿配給但很少	✓	
		✓	+糖果黏住了節子哭	×	
		×	+清太煮飯後未洗碗 未亡人不悅	×	

29	清太和節子決定以防空洞為家，搬出未亡人住處	√	+靈魂背節子躲空襲 +未亡人聽節子離家笑聲	√ ×	+小叔擔心兩人+表姨向小叔要錢+小叔也決定離家
30	節子搬到防空洞後歡欣雀躍，問廁所要設在哪裡	√	+歸還兩輪車+討來稻草 +清太生火煮飯	√	
31	回到蚊帳中與節子相擁 清太不自覺地興奮	△		×	
32	晚上與節子一起外出小便，看到日本戰鬥機如螢火蟲飛過，清太捕捉許多螢火蟲回蚊帳中想起昭和十年的觀艦典禮與父親，將螢火蟲的光亮比擬為敵機高射砲的拋光彈	√	+節子說沒牙刷 +清太洗碗+節子怕黑 +告知節子軍艦多麼雄偉	×	+節子晚上又哭鬧，清太捕捉螢火蟲回來哄她高興
33	早上節子為螢火蟲造塚告知已聽阿姨說母親死去清太第一次哭泣，允諾下次一起去掃墓	√	+節子含淚問為何螢火蟲壽命如此短暫 +一群小男孩來嬉鬧	√	+節子表示是自己猜到母親的死訊
34	平穩的生活清太手指出濕疹 節子長疥癬，跳蚤蟲子日漸衰弱 黑市食糧價格高漲清太開始偷竊食物 一日搶奪蘋果回來給節子卻是生蕃薯	×	+找農家買不到東西，農家勸他回去未亡人家	×	+清太強奪食物逃跑，被小夏看到。小夏否認是同夥。
		√		√	
		×	+為躲空襲誤入蕃茄園大啃蕃茄，節子猶豫	×	
		√		√	
		×	+回程遇到警察，兩人驚慌失措	×	

35	七月三十一日清太偷蕃薯被抓，雖道歉仍被送警究辦。釋放後清太看到節子在門口等，回防空洞後節子學母親的語氣安慰清太。	√	+節子告知下痢，清太被抓後道歉告知妹妹生病 +被揍+巡警威脅要告農人施暴	√	清太趁空襲偷食物，被鄰人狠打抓到警局。久子去警局保釋，巡警拜託表姨重新收留兩人。清太本想說話，被表姨打斷
36	8月敵機連日來襲，清太趁亂打劫	√		√	
37	把偷來的和服塞在衣服下面，到遠一點的西宮北口等地去賣 農家惜售稻米，僅能換到一點蕃茄毛豆等	√ x	+清太心神狂亂似大笑 +節子醒來找不到清太	x	
38	節子腹瀉不止，帶去看診只說要多補充營養 清太腦中浮現過去曾嚐過的各種美味食物	√ x	+清太賣不出去和服 +節子昏倒 +清太向醫生大叫	√ x	+節子昏倒 +清太向醫生粗暴大叫
39	節子虛弱連娃娃都抱不住，手腳比娃娃細瘦 清太撿碎冰給節子沾唇 問節子想吃什麼 節子回答炸天婦羅，活魚生魚片等 勾起清太對食物味道的記憶	√ √ x	+節子說想吃冰淇淋，還有糖果，要求清太不要離開她	x √ x	+節子說想吃糖果還有雞蛋粥，要求清太不要離開她

40	想割肉流血餵節子吃喝，清太替節子編辮子 節子扮家家酒招呼哥哥吃喝	× √		× √	
41	八月二十二日，清太到蓄水池游泳回來後發現節子已死去。 一周前敗戰時問人才知聯合艦隊早已全數沉沒，父親也已死去。看照片知道父親死訊後失去了與節子相依為命的鬥志，雖仍然花大錢給節子買雞肉和米，但節子已無法下嚥	△ √	+清太不知已敗戰 +清太哭著罵父親笨蛋 +節子含彈珠 +餵節子西瓜，節子向哥哥道謝 +清太煮飯回來發現節子已死	△ √	+清太不知已敗戰+清太哭著罵父親混蛋，與路人起衝突，被善衛所救+清太去之前偷東西處跪求買米和雞蛋+節子含彈珠 +節子向哥哥道謝+清太洗米時發現節子已死
42	夜晚清太在防空洞中抱著冰冷的節子遺體	√	+到湖邊度假的少女放唱片，節子玩耍畫面	×	+小夏與久子母女到處找清太
43	清太到市役所登記火葬	√	+放入遺物，但收起糖果罐	×	+放入一隻木屐陪葬
44	火葬時看著煙霧上升，清太蹲下來大號，清太患了慢性腹瀉	×		×	火葬時滿天螢火蟲飛舞
45	燃燒完清太從山丘上看著燈火 想起四年前與母親來過這裡遠眺未亡人家的往事	√ ×		×	

46	半夜火燒盡，清太躺在洞旁看著滿天螢火蟲，希望它們陪節子一起到天國 清晨醒來，收集節子的碎骨 到山下未亡人家的防空洞一看，母親的腰帶等衣物成捲泡在水中，清太拾起離開	✓	+清太口白，未曾再回防空洞	×	老婆婆小夏口白
		×	+靈魂節子趴在清太膝上睡覺	×	
47	九月二十二日清太死去，和其他流浪孤兒一起被寺廟火葬。	✓	+靈魂清太從山丘上凝望著現代高樓	✓	小夏老婆婆口白後回到現代，與孫女將罐中遺骨倒入河中，兩隻螢火蟲飛起+片尾將兩兄妹黑白嬉戲鏡頭穿插中東的孩子與婦女的照片

筆者注：表左欄之數字為原文之段落序號，✓符號表示動畫或者電視劇中保留了此段情節，而×符號則為刪去此段情節。△符號表示雖有此情節但未能充分表達。

由比較表中首先可以發現，電視劇很顯然受到更多動畫的影響，承襲了動畫的主要架構。原著小說中的敘事者及清太本人的心聲，在動畫中由已成爲魂魄的清太來回溯故事，動畫中則由阿姨的女兒，也就是活到現代的老婆婆小夏來擔綱敘事者，同時又加了一位聽故事者的孫女。

原著小說中的糖果罐僅在清太死後，車站站員收拾清太屍體時首次提及，相較於此，不論是動畫或電視劇，糖果罐串連起整個故事，不但爲四歲的節子增添了生動的戲劇性，也作爲戰爭中物資缺乏的主要象徵。

### 三、登場人物的設定

#### 1. 節子的主體性

原著小說中的節子只是作者回憶中的被動者，無條件地順從及接受清太的給予，是個幾乎沒有聲音的角色。清太背著節子逃難的時候，節

子在清太的背上「開始啜泣」，並非驚叫或大哭。在堤防時的節子，也只是乖巧地聽著清太的話，即使哭泣，也並非像四歲孩子般哭鬧任性。

剛要從堤防爬下來，又聽到了爆炸聲，瓦礫中的火還未熄滅，除非走大路否則熱氣襲人無法前進，跟節子說「在這裡再待一會吧」，節子彷彿一直在等清太跟自己說話似的，說「哥哥我要尿尿」，說聲好把她放下來，對著草叢攏起節子的雙腳，小水柱以令人意外的水勁濺流出來，用手巾幫她擦了，「頭巾可以拿下來了」拿下來一看節子的臉被燻黑了，用水壺中的水沾濕手巾另外一端，說「這邊是乾淨的」幫她抹乾淨臉龐，（中略）節子哭出來說要去學校找母親，那聲音並不像孩童撒嬌，也不是因為感覺疼痛，奇怪地是種大人般的哭聲。(11)

原作中的節子雖然只有四歲，卻感覺成熟且懂事，時時表現出一種怯生生的小女兒姿態。

雖然已經習慣了燈火管制的生活，但是夜晚的防空洞黑暗地不著邊際，在支柱上吊起蚊帳，進去蚊帳後只聽到外面成群的蚊子嗡嗡飛舞的聲音，不由得兩人靠在一起，把節子光溜的雙腳抱緊在下腹部的地方，突然感到一陣疼痛似的亢奮，將她再抱緊一點，節子怯怯地說「好難過喲，哥哥」。(31)

就連在未亡人家中都「一直不曾有過怨言」的節子，到了動畫裡呈現了笑聲盈耳、天真無邪的形象，一顆糖果就能讓天真的節子忘了現實戰爭的苦澀。糖果罐中的糖果黏在罐底，節子以為已經沒了不由得大哭，在清太幫忙取出後又立刻停了眼淚的一幕令人莞爾。但是到了動畫的尾聲，節子為螢火蟲造塚時，眼眶含淚問清太，「為何螢火蟲壽命如此短暫？」這個表情讓觀眾看到了節子的成長，那個只會歡笑或大哭的小女孩漸漸有了自己的主體性與思考。

到了2005電視劇，節子更加有了主體性與反抗性。她疑惑不久前送她糖果罐的表姨久子為何會變得如此冷漠，在表姨只給他們兄妹倆菜湯時，氣呼呼地表示她的碗中沒有飯等等。來自家境優渥的海軍家庭，節

子較諸文本及動畫，多了幾分驕縱之氣，儘管敏銳地感受到現實的苦澀，卻也不脫自我中心的思考模式。

## 2. 清太的主體性

相對於節子被增添了天真任性的主體性，關於文本中清太的部份卻有許多內面的思考，受限於動畫或者電視劇無文字的特性限制而被抹滅。特別明顯的，是文本中清太對於「食物」與「女體」所顯露的強烈關心。野坂曾在受訪中表示，寫作中最難的部份就是表現飢餓的感覺，也因此他用不斷句的饒舌體方式羅列出食物和戰後充斥黑市的物資，對比匍伏在車站的流浪孤兒只有喝水度日的貧乏。在原文中佔了極大篇幅的就是被放大的物質需求，一件件物資，特別是各式各樣的食物總是不斷掠過清太腦海。

到了九月，三宮鐵架橋下的黑市立刻開始將燒焦的糖水劃開放入鐵桶，一杯五十錢，馬上從蒸番薯番薯丸子飯團紅豆麻糬炒飯紅豆湯甜饅頭烏龍麵炸蝦飯咖哩飯，一直到蛋糕米小麥糖天婦羅牛肉牛奶罐頭魚燒酒威士忌梨子橘子，雨鞋腳踏車水管火柴香菸硬底足袋尿布蓋子軍隊毛毯軍靴軍服半筒靴，有人連今早讓家裡的老婆裝好的小麥飯連鋁製便當盒一起拿出來「十圓十圓」的喊，一會兒又將穿著的舊短靴單手勾著「二十圓二十圓」地叫賣。(2)

此外，青春期的清太曾經餓到「將滿臉自顧自亂長的面飽擠扁，把那白色的油脂放入口中」(23)，但這樣的描寫在動畫及電視劇中都被捨去，兩者的清太臉上皆看不見青春痘的痕跡。飢餓感充斥的日子裡，清太同樣免不了懷有青春期少年的陰暗面，對於女體感到好奇。即使身處戰爭的非常時期，仍時時浮現於清太的思緒中。舉例來說，除了上一節提過在防空洞中將節子擁入懷中，感到亢奮(11)之外，清太有一段描述母親的病，夜半時心臟病發作時，「要清太用冷水冷卻胸口，呼吸困難時坐起上半身，在背後墊上數個坐墊靠著，透過睡衣仍可以清楚看到左邊的乳房隨著鼓動而一陣陣地顫動著」(10)。還有清太提水時，看到丈夫出征後的妻子和大學生不倫的景象(18)，以及清太看到一位護士，臉上表情十分好看(24)等等，在動畫及電視劇中都無法完整呈現。

小說原著中，有一些關於腹瀉與穢物的情節描述，透過穢物描寫，為流浪兒的生活增添了現實感。但在素以孩童為主要收視觀眾的動畫中被捨去，有趣的是，動畫中捨去的部份電視劇中也幾乎盡皆被刻意捨去或轉化。

大批的腳不斷經過身旁，沒注意就匆匆通過的行人也就罷了，有人突然聞到異臭味往下一看，都會驚慌地跳開避過清太。雖然眼前就是廁所，但清太連爬過去的力氣都沒有了。(1)

大豆殼啪啪地一個個裂開，看著煙成一直條向空中直竄，清太開始想大號，一邊凝望著火焰一邊蹲下，清太也開始有了慢性下痢的徵候。(44)

對於糞尿排泄的描寫，松島芳昭在〈從《螢火蟲之墓》看野坂昭如的罪惡感〉中提出這屬於野坂昭如的一種幽默精神，總在關鍵時刻把悲劇轉變為喜劇<sup>7</sup>。但仔細看這篇作品中的敘述，作品中數處對排泄的描寫，並未令人感受到喜感，反而把如草芥磷光般短暫的生命以更寫實的手法呈現出來。不論戰爭多麼悲慘，命運如何乖桀，人們仍然不能擺脫對食與性的渴望，仍然不能免於吃喝拉撒的需求。節子火葬時，清太止不住的腹瀉代替了流不盡的淚水，這份最難堪也最無奈的現實，將故事中的登場人物凡人化，也因為淡化若干故事中帶有的浪漫神話性質，而更讓人為之唏噓。

然而，在動畫中清太去除了這些雜念，全心守護著節子，感覺比一個 14 歲的少年來得更成熟。在與阿姨或鄰人交涉時，總是彬彬有禮地招呼道謝。就算最後清太迫不得已開始偷竊食物，動畫中也為清太做了鋪陳，在與節子躲避空襲時不意闖入蕃茄園中，而開始摘取作物。雖然如此，節子當時的猶豫以及後來遇到警察時兩人的驚慌，也顯現清太與節子心中禮義廉恥心的存在。之後清太食髓知味，在空襲時進入他人屋中偷竊和服得手後，動畫中穿插了一幕清太猙獰狂笑的畫面，看來就像是心神狂亂似的，讓清太的好少年形象不至於破滅。

<sup>7</sup> 松島芳昭〈《火垂るの墓》にみる野坂昭如の“罪障感”〉〈從《螢火蟲之墓》看野坂昭如的罪惡感〉《解釋》1986年8月。



在動畫中為清太和節子的生活與個性加上了血肉，將少年的陰暗面隱蔽，發展出彬彬有禮的清太與活潑可愛、略帶任性的節子。而在電視劇中，並未替清太偷竊的行為刻劃理由，清太海軍大佐之子的身分多次被強調，增加了清太許多崇拜軍人的台詞，因而將清太化成一個篤信皇國主義的少年，藉以對比久子的反戰態度。原著中的未亡人對清太家中豐富的物資雖然表示欣羨，但也曾經勸清太日後從軍。「清太也可以好好補充營養，身體強壯後才能當兵呀」(25)。清太對未亡人的這句話並未有所回應，因為他曾經在砲彈中僥倖逃生，而不想參加消防活動，也是因為已經知道在火苗快速延燒之下，那些活動不會有所效果。

未亡人和左右鄰居們對戰爭孤兒開始厭煩，都說像清太這樣的年紀應該要當市民防火活動的主要人員，但是一旦曾切身體會炸彈的轟炸聲和火苗快速延燒的情形，一架兩架倒還好，實在一點都不想面對整批的轟炸機。(27)

曾經在戰火下死裡逃生的清太，腦中想的只是如何更輕鬆地生活。清水節治曾指出，野坂在養父母、祖母及同為收養的妹妹共同構築起來的人工式親子，人工式家庭環境，曾讓野坂在空襲時獨自逃走，並在回來面對廢墟時感到解放感。這一份自人工式家庭逃脫後的解放感，反映在清太與回到蛙鳴蟲唱的大自然後，那份欣喜的心情<sup>8</sup>。動畫將重點著墨於兩人在離開未亡人家後的生活，彷彿從社會構成的巨大蛛網與漫天戰火中逃脫，家家酒式與不需顧忌他人目光的輕鬆生活方式，讓觀眾也從背負戰爭記憶的重荷中暫時得到滋潤休憩。

原著中的清太，肩上背負著節子，同時也背負著作者長久以來無形的懺悔。栗坪良樹指出：「清太賭注著節子的『生』，成立了妹妹若死去他也會死的構圖。他的小小靈魂暗示著，在這種困境下，很多人只靠一點『意念』在支撐著生存，若是失去這一點『意念』，就會毀滅己身的現實。」<sup>9</sup> 換言之，把節子帶到防空洞生活，清太為兩人選擇的是「刹那式」

<sup>8</sup> 清水節治〈戰災孤兒の神話——《火垂るの墓》とその作者〉〈戰災孤兒の神話——《螢火蟲之墓》及其作者〉《日本文學誌要》，1987年3月。

<sup>9</sup> 栗坪良樹〈《火垂るの墓》——「生き恥」のはじまり〉《国文学 解釈と鑑賞》1972

的生存方式，和螢火蟲的剎那光亮相輝映。然而，清太在動畫及電視劇中的主體性被逐漸扭曲，他心中堅持的意念從「節子」轉變成「父親」，父親的陣亡被突顯的同時，清太的「死」也開始帶有「殉國」的成分。

「我們家燒起來了嗎?」「好像是。」「那怎麼辦?」「爸爸會幫我們報仇的。」雖然明知是八竿子打不著的回答，但清太對以後會變成怎樣也沒有一點頭緒。(8)

清太這一句「爸爸會幫我們報仇的」，很明顯只是閃避節子的問話，卻在動畫或電視劇中被擴大成為清太深信父親會凱旋歸來，日本終將勝利的台詞。特別是電視劇中，清太凜然表示以後要進海軍兵學校，為憂愁未來的小夏開導，說「不用擔心，我爸爸說日本一定會贏的！」，更在久子的丈夫出征戰死時，衝出來表示不該哀傷，軍人為國捐軀是值得高興的事等等，引起了久子的不悅。

### 3. 未亡人的主體性

動畫中的阿姨對清太冷嘲熱諷，自私的表現與人物外貌都與清太母親的溫柔美麗形象成了「善」與「惡」，「美」與「醜」的極端。在電視劇中更大幅改寫，讓節子維持了動畫中的天真面貌，為清太增加了不食煙火的「軍人子弟」形象，並另外發展出一條以表姨久子為中心的主要軸線，突顯久子的反戰態度並與篤信軍國主義的清太做一對比。

當清太拿回埋藏在自家庭院中的物資，久子家的小孩一陣歡呼，清太自豪地說明：「這都是軍人幹部才拿得到的配給。」鏡頭帶到久子僵硬的表情，這一段點出了當時代的階級存在。

在8月5日戰爭結束後，節子仍然不能免於營養不良餓死的命運。原著小說中對於出現的人物，儘管清太絲毫沒有表現出譴責的口吻，但在小說中這些「早知道兩人住在涵洞的」左鄰右舍聯合未亡人形成了強大的輿論網，苛責清太的無所事事，也漠視兩人在涵洞力求生存的困境，等同於無形的幫兇。

而電視劇中，從阿姨開始到左鄰右舍，替每個人的冷漠都做出了解

釋。戰爭的無奈迫使一個母親不得不表現出她的自私，雖然懷有歉意，卻只能狠心以對。因為丈夫戰死，美麗親切的表姨突然覺悟到自己不能再仁慈下去，而這個硬下心來將兩個小孩逼走的過程，在她的小叔及長女眼中彷彿是一種墮落的悲劇。長女對母親充滿不諒解的情緒，小叔則最後選擇離開了那個家，因為「不忍心看嫂嫂再繼續變化下去了」。

清太偷東西被抓到警局，警察勸清太低頭道歉重回久子家，久子在離開警局後吐出了真話：「家裡沒有多餘的米給你和節子，就算有，我也只想讓小夏小花小雪及貞造多吃一點。清太，這就是戰爭。」做為母親不得不然的自私面反而讓觀眾惻然，美麗的久子所表現出來的日本母親堅忍形象，更象徵著對殘酷戰爭的譴責。

#### 4. 戰爭的言說

作者野坂寫作的重點在於突顯戰爭物資缺乏的景狀——糧食不足的日子、營養不良的死亡威脅；只描寫戰火下的貧乏生活，並未對戰爭有直接的價值判斷。60年代戰火餘生的人們，在「玉碎」「捐軀」的口號中，對活下來似乎抱有種恥辱感，參雜在對戰爭亡者的思念之情當中。野坂對於家人死了而自己逃出，妹妹死了而自己還活下來，總感到不安與愧疚，成為這篇小說的創作基盤<sup>10</sup>。

動畫中強調了戰爭最大的犧牲者是無辜且無生存能力的孩童，在片尾兩兄妹的魂魄坐在山丘，眺望腳底下高樓大廈林立的景象，暗示故事脫離了1945年，穿梭時空來到製作時已經歷高度經濟成長的1988年。象徵被戰火荼毒的人們，其魂魄仍在現代游離。

清太想要割肉餵妹、捨己救人的兄妹愛，經過多重的書寫之後，作品的訴求變成了久子的見死不救，捨人救己的家庭愛。原著野坂對於活下來感到懺悔並尋求救贖，2005年代拍攝的電視劇中，卻反之稱頌苟活的價值，無限上綱地尊崇生命。久子將賴活絕對化，也就是突顯對苟活的讚美。小夏在敗戰後知道兩人已死時，哭喊自己也想死，久子的反應是給了女兒兩個耳光，告訴她「戰爭還沒有結束，真正的戰爭現在才要開始，死了就輸了，死了就什麼都沒有了。」此處久子提到的戰爭，指

<sup>10</sup> 此點在諸多先行研究中多有提及，例如栗坪良樹〈《火垂るの墓》——「生き恥」のはじまり〉《国文学 解釈と鑑賞》1972年6月。

的應該是「活下去」的試練。儘管日本已經迎接了敗戰，但她要迎接的是往後單親撫養四個小孩成人的艱苦未來。

電視劇的片尾曲播放時，出現中東地區婦女及小孩的鏡頭，儼然操作著一種分化意識：在戰爭中，小孩與婦女無罪，而男性則是待觀察。戰爭和平民無關，只是某些嗜戰男性的遊戲。這令人聯想到21世紀日本人對戰爭的反思，多將國民與舊日本軍做切割，保持一個觀看與批判的距離。14歲的清太被歸類於軍人子弟，也多少替見死不救的久子脫罪。

電視劇中安排了對久子行為發出批判的他者，即為久子的長女小夏和行動不便的小叔善衛。這兩人站在觀眾的角度，同情兩兄妹的際遇，對冷漠的母親發出譴責。但是，兩人到最後都選擇諒解，片頭並且以女兒小夏及曾孫女一同為久子撿骨來象徵一種傳承，意即女性堅忍毅力的世代傳承。

#### 四、結語

原本僅為個人的部分陰暗體驗所創作出來的《螢火蟲之墓》，經由次文化的記憶重塑，轉化為共同體的集體記憶，其目的之一就是要將經過多重轉化的戰爭經驗世代傳承下去。

動畫的預告片中有一句「將你所忘懷的送還給你」，全日本在戰後努力要忘懷這場戰爭，全力復興經濟，歷經1960年代到1970年代的高度經濟成長之後，1988年當時已開始對戰爭興起了反思。

若是如此，那麼終戰60年後紀念電視劇所隱含的主要訊息，就是要「將你所不知道的告訴你」。一般來說，電視劇或者電影的翻拍等改編的中心主旨，多為了力求忠實以接近原著描寫，但《螢火蟲之墓》的電視劇很顯然經過了刻意的改編，其中所操作之寓意也因此更加耐人尋味。現代日本動畫及電視劇的主要觀眾，大多為戰後出生，不曾經歷過戰爭苦難的年代，也是認為戰爭已是過往雲煙的年代。在電視劇的一開始，小夏的孫女問：「戰爭不是早已經過去了嗎？」而聽完了祖母述說的故事，最後孫女自己給了解答：「戰爭並不是過去的往事，有曾祖母活下來，才有祖母，有媽媽，也才有今天的我」。小夏孫女代言著戰後出生的年輕世代，被賦予決定年輕世代面對戰爭正確態度的任務，而聽到此言後小夏欣慰頷首，間接鼓勵年輕的世代對戰爭產生連帶感。

敗戰是個分水嶺，戰時的輿論傾向寧死不願當作俘虜<sup>11</sup>，美化「玉碎」的崇高性，但戰後日本普遍接受了民主主義的價值觀，強調生命的貴重。野坂強調戰時對飢餓的感覺，回憶並描述當時人們如磷光草芥般消失的生命，戰爭時期生命之輕賤，而經過了媒體的轉譯之後，「螢火蟲之墓」逐漸傾向強調生命之沉重。從帶有負面向訊息的「剎那綻放後迎接死亡」的小說，到富含正面向意義「怎麼樣都得要活下去」的電視劇，其中被翻譯解讀的過程，自然不乏政治的運作。

2001年911恐怖事件爆發，之後「反恐」「反戰」「反核」的和平訴求成為美國的核心價值觀，繼而於2003年3月，英美對伊拉克宣戰。2003年7月日本國會通過伊拉克復興支援特別措施方案，因此，縱使日本自己的戰爭結束了，但是全球化下日本重新面對恐怖主義的威脅，在支援美國出兵伊拉克與否成了國內的爭議集點之際，自衛隊赴戰場擔任補給任務的理由補強成了當務之急。結合國際間的聯合救助力量，不要讓無辜的下一代成為戰爭的犧牲者，這樣的訊息透過媒體不停地傳播，也使得以兩個戰爭孤兒為題材的《螢火蟲之墓》受到媒體的青睞，不停地進行轉譯。戰爭是個歷史，喪生者也已成為歷史，但生者如何解釋這段歷史，卻隨著時代有不同的詮釋法，《螢火蟲之墓》文本的多重書寫，可說是最好的印證。

---

<sup>11</sup> 東條英機的《戰陣訓》中「生不受虜囚之辱，死不留罪禍之污名」更催化了太平洋戰爭的「玉碎」「自決」的風潮。參考〈昭和報道〉〈生きて虜囚の辱を受けず〉(2009年7月31日《朝日新聞》)。

## 引用書目

- 日本電視台。《火垂るの墓》。DVD。東京：日本テレビ，2005。
- 中島康二。〈境界の狭間に位置するもの——《火垂るの墓》を精読する〉。『京都教育大学国文学会誌』第33期（2006年6月），1-16。
- 艾瑞克・霍布斯邦。《霍布斯邦看21世紀：全球化，民主與恐怖主義》。台北：麥田，2008。
- 松島芳昭〈《火垂るの墓》にみる野坂昭如の“罪障感”〉。《解釋》第32卷第8期（1986年8月），31-35。
- 柘植光彦。〈野坂昭如における“笑い”の思想〉。《国文学 解釈と鑑賞》第7卷第37期（1972年6月），45-50。
- 高畑勲。《火垂るの墓》。DVD。東京：スタジオジブリ，1988。
- 夏春祥。〈文化象徴與集體記憶競逐〉。《文化與權力 台灣新文化史》。盧建榮主編。台北：麥田，2001。107-48。
- 栗坪良樹。〈《火垂るの墓》——「生き恥」のはじまり〉。《国文学 解釈と鑑賞》第7卷第37期（1972年6月），112-14。
- 清水節治。〈戦災孤児の神話——《火垂るの墓》とその作者〉。《日本文学誌要》第36期（1987年3月），104-13。
- 野坂昭如。《火垂るの墓》。《アメリカひじき・火垂るの墓》。東京：新潮文庫，1972。8-37。
- 。〈妹の死と淡い恋〉。《アドリブ自叙伝》。東京：筑摩書房，1980。166-84。
- 野坂昭如、井上ひさし。〈対談＝恐怖のこだわり人間〉。《国文学 解釈と教材の研究》第19卷第15期（1974年12月），23-46。
- 菊池昌典。〈昭和一桁世代の反国家的原型——《火垂るの墓》と戦争体験〉。《國文學 解釋と教材の研究》第19卷第15期（1974年12月），55-61。
- 越前谷宏。〈野坂昭如《火垂るの墓》と高畑勲《火垂るの墓》〉。《日本文学》第54卷第4期（2005年4月），44-53。